

剥离临时工执法权是合理回归

熊志

“合同工”、“临时工”执法现象今后有望在广东杜绝。《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6月1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落实行政执法主体合法性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据《人民日报》)

延安城管“双脚跳起踩踏商户”事件曝光后,临时工一说被抛出来,引起广泛愤怒。在这个背景下,广东推行法规要求加强执法队伍管理,剥离合同工、临时工等人员的执法资格和执法权力,无疑释放出积极信号,也为执法权限的规范与限制,带了个好头。

临时工的执法乱象,确实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作为与固定工相对应的第一种用工形态,临时工即便在前些年,也只是其中性的含义。不过在最近几年,因为执法或管理人的匮乏,临时工经常被职能部门短期雇佣,并被赋予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权限,成为社会管理的常态力量。

临时工执法乱象频发也正是开始于这个阶段。一方面,临时工并不像正式工那样,它没有经过专业、严格的考核培训和审查,随时来,随时也可能走,对岗位对职责可能更陌生、更随意;另一方面很多岗位,比如城管,本身就经过了一次权限的过度。职能部门将权限让渡给城管部门,城管部门又让渡给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层层让渡使得监管线条延长因而更加乏力。加上法律法规对于临时工执法约束的匮乏,临时



新华社图

工执法 经常乱象频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执法乱象都是临时工所致。很多时候,涉事单位祭出临时工,不过是想采用“壁虎断尾”的保身之术。但无论如何,这些客观上都是为临时工赋权的结果。临时工彻底污名化,它不仅仅意味着某种被嗤之以鼻的岗位,更意味着一种权力伦理和态度,意味着社会责任链条显而易见的断裂。

正因如此,广东剥离临时工的执

法权,必要而又及时。现代法治社会里,“法无授权即禁止”是公权运作的基本常识。临时工作为一种无编制的用工形态,本身就不具备法律授权,临时工上街执法已经是一种违规。以前因为执法任务繁重或者人手缺乏而引入临时工,不是不可以理解,不过在社会职能分工逐步明确,政府从市场和社会有序退出之时,临时工必须从执法字典里剔除,执法和管理回归法定的授权模式。

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制框架,必然要求执法权的授予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的资格审查之上,恪守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基本常识。把权力关进笼子,首先要将执法权力管好,而把执法权力管好,前提就是将临时工本就不应有的权限合理复归,让临时工真正从执法舞台退出。也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临时工执法乱象,也才能锁死职能部门以临时工做挡箭牌的制度漏洞。

《短评快》

不拒绝匿名举报应成为普遍规则

殷国安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省开展巡视工作。第八巡视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会对投诉人及来电进行全程保密,投诉人并不局限于实名制举报。(据央视报道)

一般来说,执法执纪机关提倡和号召实名举报并不错,这是因为实名举报有明显的好处。从正面说,可以联系举报人,获得更多线索,更便捷地进行查处;从反面说,实名举报落实了举报者的责任,可以防止诬告,减少误伤。

但是,如果把是否实名举报作为是否“必查”的标准,却是不科学的,甚至是有害的。举报是否“必查”,只能以举报线索是否清楚为标准。比如广州番禺区城管局政委蔡彬有22套住房,最初就是在网上曝光的,但是,举报对每套房的位置、面积都说得明明白白,自然有追查的价值。事实上,纪委3天时间就查清实际是23套房,这样的举报,哪怕是匿名的,也应该优先查处。

即使官方自信对举报人的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好了,如果举报人出于担心仍首选匿名,官方也应该支持。在这里,广州市纪委提出的三个凡是“值得推荐:凡有群众举报的都要及时受理;凡有具体线索的都要认真核查;凡违反党纪国法的,都要严肃处理,努力提高实名举报核查率、信访初核率和结案率。倡导实名制,但不拒绝匿名举报,广州的做法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希望金庸先生是“真博士”

姜伯静

“金庸先生的博士毕业证书是我盖的章!”5月4日,有自称北大学子的网友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照片。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证实,金庸先生这几年确实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据《北京青年报》)

依金庸先生的名气、学问,未必需要博士头衔来装点自己,作为北大的名誉教授,金庸似乎没有去北大再学习一遍的必要。但是,200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曾向媒体透露说:“金庸曾说,自己在刘邦废太子的事情上一直搞不明白,向北大国学院的老师请教后,就豁然开朗了。他觉得自己对国学的研究不够,希望能到北大国学院向一些老师请教。”所以,对于金庸读博一事的初衷,我们应该佩服老人治学的严谨和好学的精神。

但佩服归佩服,从程序上讲,金庸是否按照北大博士的培养程序到校学习、撰写论文、进行论文答辩了呢?北大对于博士学习年限、在校学习时间等都有规定,而陈平原“他应该不用到学校上课”的话并非随口说出的戏言,看来金庸先生很有可能是在家里“自学成才”了。按照金庸的年龄和身份,让他每年定期到北大学习确实勉为其难,北大给他开个“绿灯”情有可原。可是,假如是这样的话,这种做法符合“情理”却不符合“法理”。

在学术氛围日益沉沦的今天,名校给名人颁布正式学位更该谨慎,金庸先生是否是真博士,我们希望北大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一吐为快》

政治任务“不是纸板”安置房存在借口

丁烨

曾被广泛质疑的竹篱窠井盖“纸壳”单元门,出现在江西省最大的地震灾民安置小区瑞昌市(县级)瑞民家园内。当地一名官员直言,这在当时是政治任务,工期被缩短,对质量肯定有影响。

(据《南方都市报》)

新闻图片显示,房屋单元门的两块铁皮之间竟然是纸板,安置房犹如“纸板房”伤害的不仅是灾民的心,更在伤政府的面子和里子。

当地政府官员倒也丝毫不避讳,在承认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同时,坦言皆因“政治任务”所致。因“政治任务”通常等同于“死命

令”,与仕途升迁、领导喜怒等官场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也往往意味着“不干也得干”、“干不了也得干”,从而成为“但求速成”的代名词。有些事可求速成,但老百姓每天居住的房子若也是“速成”的产物,轻则财产损失,重则性命堪忧。

但是这个足以入刑治罪的成语在当地官员的心目中,仍然敌不过完成政治任务的急迫,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是因为“不怕”安置房出安全质量问题?还是知道出了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上头的任务压得太过紧迫,还是真的从未考虑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很难

想象,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当地的这名官员用“或多或少”来形容生命攸关的问题,人们对法律监管的薄弱与为官心态的凉薄,都感到震惊。这位官员的大实话也令人浮想联翩,如此速成的房屋工程得以启动,并经过验收、交付使用,检验部门究竟拿了多少好处才能敲上代表许可的公章?建设单位究竟克扣了多少拨款,才能安心用这些纸板填充建筑?

当官员们一门心思钻在“政治任务”的牛角尖中,将打造政绩、完成任务看成仕途舞台的主角,老百姓最切实的民生问题往往就成了这幕大戏的小配角。进一步探究,政

治任务”本可以成为运用行政手段促成高效、高质量办事的砝码,但到了部分地方,却成为单纯追求结果、无视实际生产规律的谬行,这其中是上级政府不顾客观规律,一味追求功利的排场,还是基层理解无能,执行不力,这些问题,皆只有滋生豆腐渣工程的当局自己心中有数。

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纸板型”安置房必须坚决杜绝,相关责任人也要严厉查处。杜绝此类“假大空”,源自真正尊重客观规律,拿掉“政治任务”的帽子,抹去“政绩工程”的功利,真正还利于民,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未成年人售卖亲生女婴说起

子行

对未婚先孕、少女妈妈之类的现象,人们时有所闻,多少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但近期一对17岁职中学生未婚生女的事件却大不同。面对医生“小孩怎么养啊?”的疑问,少年答道:“我没打算自己养。我们查过了,有收养网(婴儿)能卖7万元钱,而且今年女孩的行情特别好”(据《新快网》)。这就使得这起未婚先育事件特别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这一事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指责其父母、学校在监护和教育方面失职。然而,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父母、学校何以会失职如斯?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这两个孩子都是高中生,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一般来说,如果家庭等着他们考上大学,学校指着他们提升升学率,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小而又小。然而,他们不是高中生,而是职中生。这也许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关键细节。

在一些父母的心目中,孩子成绩不好,日后难以考上大学,还不如读个职中。读了职中,既能学个一技之长,又好歹有学校管着,他们不大整天在社会上游荡,乱了坏道。职中毕业后,孩子找个工作,捧上个饭碗,父母就算尽到了责任。于是,孩子初中毕业后到职校毕业的这几年,在一些

父母心中无形间成了垃圾时间。只要孩子在这段垃圾时间中不偷不抢不毒不赌,不出其他意外,自然长大就行了,夫复何求?垃圾时间通常都是在人们的疏忽中悄然逝去的。

由于两家大人本来比较熟悉,这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自然搞起了拍拖,住到了一起。没有大人的关注,他们就互相关注;没有大人的指导和教育,他们就向网络求救。通过网络,他们知道了“收养网”。网络于此再一次扮演了千夫所指的不良角色。然而,网络何罪之有?网络向所有人开放。为什么大多数孩子从网络中获得的是人生的种种教益,而这两个孩子掌握的却是出售亲生

骨肉的信息和方法呢?其间的差别恐怕主要还在于是否有父母、学校良好的引导和教育。

父母和学校应该反思。其中,特别值得反思的是孩子学业的“失败”是否必然意味着其人生的失败。对学业“失败”的孩子,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社会更应该反思。只要拜金的社会氛围、学历至上的用工制度、一考定终身的教育制度等依旧大行其道,就还会有更多孩子被宣判为“失败者”,被抛入自生自灭的困境。被不幸抛入自生自灭困境的可怜孩子们,难免会继续上演未婚先孕、意欲售卖骨肉的悲喜剧。